



·解剖儿童培训

小区还未交房，培训学校就来抢市场了

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桑园路旁，一条与新建小区配套的商业街仍略显空荡。该小区还未交房，但在商业街的最西端，三家紧邻着的儿童培训机构已有模有样地开门营业。从舞蹈到跆拳道，从绘画到魔术，这三家培训机构几乎囊括了一个孩子能学到的所有课外兴趣科目。

主要从事美术培训的维亚尔艺术培训学校是其中一家。老板赵刚不到30岁，5名核心教师，两三名行政人员，一周之前，这个不到十人的小团队开了这个培训学校。至今，十几个孩子已报班，大多在6岁至8岁。“虽然刚开业不久，但很久之前我们就开始筹划了，再加上装修，已经几个月了。”

在这个不算繁华的商业街，每天每平米租金5-7毛钱，再加上招租人打了折，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每月租金只有2000块。“装修也从简，一方面可以节省成本，另一方面也环保。”赵刚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创业。还在上学时，赵刚就帮助导师陈天强在科学院附近开了一家培训学校，教授他的专业油画。如今他瞅准了这个市场，出来单干。

“这个小区虽然还没交房，但附近小区不少，学校也不少，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抢占市场。”他的助手王维说，将来的竞争会很激烈，这从另两家培训机构比邻而居，就能感受到了。

何时能收回房租、装修和师资等成本？赵刚和王维似乎并不担心。“如果口碑立好，周围的市场是足够大的。”王维说。

“现在不让他学，长大了会不会怪我”

5月31日下午，就在赵刚的学校隔壁，8岁的刘易晴在父亲的陪同下赶来学习舞蹈。“女孩子小时候就得学学音乐、画画、跳舞什么的，要不然以后连个特长都没有。”除了舞蹈，刘易晴当晚还要参加一个书法班。按照父亲的话，就是要“修身养性”。

像刘易晴父亲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历下区市民赵先生的女儿今年七岁，上一年级，从去年起报了跆拳道和古筝两个培训班。“学跆拳道，是希望她强身健体，将来能保护自己。另外，女孩子最好能掌握一种乐器。”赵先生说，刚开始学的时候，孩子有抵触情绪，但现在情况好多了。

目前，赵先生的女儿一周上一次古筝课、两次跆拳道课，一年的培训费至少一万元，尽管很难衡量这些培训项目的效果，赵先生还是要求女儿至少练到十五岁。这样算起来，等到孩子学成，单培训费一项就要近10万元。这对普通工薪阶层的赵先生一家来说，不算小数目。

公务员陈国兵的儿子报的班更多，一周4个，书法、钢琴、英语、游泳，几乎占据整个周末。为了孩子学习，老陈和妻子轮班，这个接孩子那个做饭，周末难得清闲。朋友们对他的调侃是“生活质量太低”，老陈很嘴硬：“我这生活质量是低，但我心甘情愿。”

老陈的想法是，他小时候胡打乱闹啥都没学会，现在虽衣食无忧，也只能“等退休”。他不希望儿子和他一样，一辈子过得无聊：“如果我现在不让他多学点东西，等他长大一点，会不会怪我呢？”

声乐专业大学生靠兼职培训买了房

成千上万个老陈，带动了儿童培训的大热。

程军（化名）是省城一所重点大学艺术系的研三学生。之前，她在两所艺术培训学校兼职教古筝，如今干脆单干，自己做家教。

相对于培训学校，程军的家教价格低一些，半年教25节课左右，学费2500元。如今，固定跟她学的学生有20多人，不耽误研究生课程的情况下，她一年轻松赚十万。

“我的同学或多或少都在一些培训机构兼职，我的收入不算太多，有的同学靠这个给家人买了房子。”程军说的同学，是与她同级的声乐专业学生，尽管还没毕业，但已经靠兼职培训，赚够了首付，在章丘买了一套房。

而这种家教模式，也吸引了很多文工团及学校在职教师。秦清（化名）是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从业十多年，工资两三千块。从去年开始，他在家带学生弹钢琴，年收入暴涨了近十万。

“每个周末平均上课10小时，再加上寒暑假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每小时100块，也能挣小十万了。”秦清说，他的这些外快远远超过了很多人语数外老师的收入。“小学生不怎么会去补习这些科目，反倒是艺术类的课程更受家长青睐。”

儿童节前的这个周日，8岁的刘易晴下午在学舞蹈，晚上还要学书法。像刘易晴这般年纪的孩子，若是没上几个培训班，似乎就成了异类，父母也会觉得不安。这样的需求下，儿童培训不火才怪。省城一所大学的在校生靠兼职教古筝，一年能挣十万块。她的同学，有的甚至靠这个买了房。

“六一”再聚焦孩子的课余时间，要“自由”还是要“充实”，局外人怕是说不清楚的。正如一位爸爸说的：“我现在不让儿子多学点东西，等他长大点，会不会怪我呢？”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刘飞跃



济南市一家艺术培训学校的学生正在进行感觉统合训练。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摄

在校生教古筝 一年轻松赚十万

不给孩子报个班，家长都觉得不安

这样的培训，几乎不需要成本，因为在家里就可以，也不需要去工商、教育部门登记。程军说，若说成本，那就是他们这些年来学艺术，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给赵刚的艺术培训学校带来偌大的压力。“在家带学生，活多了多干，活少了少干，但对我们来说，各种支出天天都在增加。”赵刚说，他们的优势在于办学正规、师资稳定，“当然，收费也高，这一情况在大型培训学校更明显。”

两万元的智力提 高班值不值，家长不知

“想当初我给孩子报了一个智力提高班，花了两万元，谁又能说清有什么效果呢？”济南市民彭先生说，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打着智力提升、情商培养等名号的培训班，看起来很诱人，但培训内容实在太虚，很难看到具体效果。课程设置上，则是一些团队游戏、活动等，所谓“让孩子头脑得到锻炼”。既然如此，为何为孩子报名？“宁可信其有！”彭先生说。

而对大多数艺术培训的考核办法，就是考核。陈国兵说，虽然他没指望儿子成为钢琴家或者走专业道路，但为了督促他练琴，也打算让孩子一级级地往上考。

刚刚参加工作的杨轶远自小练习小提琴，并且考取了六级证书。虽然初中之后就没再练下去，但他认为，那段经历还是有用的，至少培养了乐感，让他在接触其他乐器时得心应手。

一边是可能出现的受益，一边是对培训科目、方式和目标的模糊，很多家长最终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为孩子报了很多个班。“钱白花了还能再赚，耽误了孩子，就后悔不及了。”有家长如是说。

究竟是给孩子一个“成功的童年”，还是“自由的童年”，家长们很难想清楚。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孙云晓表示，由于人的兴趣天赋不同，培训班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不过，部分家长不考虑孩子的兴趣或是报班过多，体现的是家长的焦虑心理。“这些家长害怕孩子在竞争中不占优势，因此一味求多求全。”孙云晓认为，目前中国的青少年较为缺乏的是动手操作类和社会实践类培训，运动方面的教育也应加强，社会更需要这样的培训机构。



▲5月
31日，在
济南益寿
路社区，
一场针对
听障儿
童社交能
力的培
训正
在进行。

本报见
习记者
高寒 摄

对比阅读

济南公益培训项目仅20余个

与火热的商业培训相比，针对弱势儿童的公益培训明显要冷清许多。

5月31日上午，在济南益寿路社区一场针对听障儿童进行社交能力培训的项目正在进行。去年7月开始，历下区民政局出资20万，购买了济南山泉社会服务社的服务，为期17个月。今年年底，廉开菲和另一位社工张巧玲要在这里负责这一项目。

廉开菲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让佩戴了人工耳蜗后恢复听力的儿童，在短时间内学会必要的社交技巧。

记者从济南市社工协会了解到，像山泉这样的社工组织在济南共计12家，专职社工近300人。社工组织提供的服务主要针对儿童、老年人、残障等社会弱势群体。

“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专职社工比例非常低，根本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社工协会的工作人员陈荧说，按照发达国家千分之二的社工配置比例，济南专职社工缺口近万人。

陈荧强调，社工并不是人们理解中的志愿者。社工的工作是组织公益活动，是以此为生的，会取得劳动报酬，而志愿者和义工则是在闲暇时间才进行公益活动。

“我们并不像社会上的商业培训那样培养儿童的特长，而是从综合成长的角度让孩子提升能力。”济南市基督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谭学明说，他们会深入小学、社区，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在清明节等节日，他们会给孩子进行一些专项培训。

“社会上的商业培训主要针对技能，而且收费较高，无法对孩子进行全面覆盖。”谭学明说，他们的公益培训主要针对家庭贫困且无法负担商业培训费用的孩子。

“但目前政府购买的此类服务，还没法满足济南的巨大需求，现在济南也就有20多个项目。”谭学明说，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历下和市中两区，在其他区县还很罕见。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刘飞跃